朝野彙言 六

廿八

刑部門

工部門

法禁

太祖朝上將軍金仁贊衣彩段特命囚訊立法之嚴如此 芝峯說

讓寧大君妾件里着紫的衣見捉於憲府禁吏件里貪緣大司憲吳陞妓妾請釋陞語禁吏使勿告執義以下問備於陞請罪 上命罷陞職 東閣記

英廟嘗憂旱禁酒中外久不進藥酒議政李稷請進之上曰禁人飲酒而予獨飲可乎再啓不許 東閣記

世宗朝右議政趙涓府院君延嗣宗兵曹判書趙末生等受人相訟奴婢暗為致力得決憲府檢覈得情涓等幷

中道付處 東閣記

世宗朝刑曹判書徐選第達殺新昌吏表芸平推官分首從以其奴為首且聽其和事覺 世宗命推其前後推官及忠清監司并下禁府擬罪左相黃喜右相孟思誠亦辭連下獄翌日保放罷職不出交代過十餘日還除之 東閣記

光廟幸溫陽泉嚴酒禁 密遣中使察之觀察使金震知就洪仁山允成飲即 命斬震知以徇 祖宗朝令行禁止如此 涪溪記聞

光廟反正時有一賈豎功最多御筆賜之曰三死無與後

成廟初卽位其人殺人有司請如律其人上御教貞僖王大妃教曰先王旣有手教其原之　成廟難之曰先王之教一時之恩也殺人者死萬世之公法也豈可循一時之恩廢萬世之公法乎　貞僖大妃曰雖然先王遺教不可不用特赦也　成廟難之再三　貞僖大妃不從　成廟曰大母不聽余言余不敢承國事願更付他人　貞僖大妃曰惟汝之爲　成廟雖嚴杖其人而終不死之　五山說林

成昌山希顔叅判刑曹時館儒士見辱於賤隷聯名請誅而其隷乃首揆愼守勤奴爲左相李克均之婢壻也刋

書韓致亨難於決治病不出克均之弟克墩造公第者毎稱疾不見兩相方怒一日赴朝堂兩相語侵公公卽於會中出白日衆儒士見歐於一賤奴罪當誅也此乃國法不當貸豈敢爲相公饒改乎不然則當啓知自退也兩公媿而遜謝四座咸悚惧公不動退而杖斃之其果断若是

識小錄

成廟朝造紙別提宋枰畜一醫女以咨文紙一張造給房帽有臺官曰嫌彈論函錄贓案子孫禁錮後三年 成廟臨遂問左右曰宋枰必棄其女左右曰聞今尚率畜 成廟默然盖有欲原之意也 祖宗朝贓法之嚴 成

廟欽恤之仁俱可想矣 竹窓閑話

成宗辛卯成經國大典癸丑頒大典續錄 中宗癸卯頒

大典後續錄 歷代總目

申瀞文忠公叔舟之子也年未三十已躋宰列嘗以吏曹

參判錄佐理正勳應受功臣奴婢准數已出聞高靈縣

有寺奴父子富冠一道欲爲畜出計無奈何遂僞造

御寶發文督現事覺下獄 成廟每念叔舟之勳勞欲

貰其死嘗於行幸之際駐輦禁府前路 命召申瀞於

駕前諄諄 下教曰汝以大勳臣之子今抵死罪予甚

惻然汝若吐實悔過則今卽放汝以酬汝父之勳勞申

瀞早貴性且驕傲辭色憤慢一向牢諱　上曰執迷之
入也　命還下獄令禁府鞫議判府事姜希孟等　啓
曰申瀞身爲宰相僞造　御寶在法當死　上卽允　竹

大司憲洪興忠貞公應之弟也不由科第而歷承旨方伯
及爲都憲極論任士洪奸邪又劾韓明澮專權朝野震
懼風采嶷然公與李陸隔墻居甚相善李方新構室植
柱於礎井井有度公以赴衙道上呼謂其家人曰敀語
乃公國有常制若一毫有踰當論以法衙罷視之則盡
毁而斬之不敢違尺寸其方嚴如此而又能内剛外和

嘗遇天旱禁酒甚嚴有醉嫗七八人抵掌短歌乱舞而前攔公軺下曰進賜進賜此不好乎何禁酒也公笑曰好哉好哉當弛禁也爾等勿濫觴以傷財一市中舉嘖嘖不已其後田霖爲判尹行過王子檜山君家駐馬呼其主役者曰閭閻多小尺數高下自有其法每如憚死愼勿踰也旣暮其人迎謁馬首曰多者撤之長者断之不敢犯法也公咆勃曰初雖違制但已遵行姑俟後日方可通治前罪其人喏喏而退其時朝廷紀綱之尊人物氣像之大視之近世結構于霄剗削正衢而人莫敢言吏莫敢呵者如何 寄齋雜記

唐絲交織之布細密難成其功百倍宰相之外堂下官以下不得着持 國法所禁也嘉靖丙辰之夏槐院正字鄭礎仕罷還家至鍾樓街路見犯於憲府禁乱吏礎乃故相順朋之子年少有名文官而法吏尚不饒貸 國法之嚴可知矣數十年来下賤之輩皆着文綺絲羅國不能禁之習俗之僭濫至於此 松窩雜記

萬曆丁酉唐将之每擧征倭者分館於士夫家客室余宗家會賢坊第亦有来往者有一卒以屠牛販利一日宰屠纔畢大将之在義州者傳令禁屠其卒不敢以令前爲解即掘土埋之其令嚴如此 公私見聞

宣祖朝咸鏡南道節度使蘇瀹以私怨殺北道官奴二人拿鞫于禁府既服議于大臣照濫刑之律臺官以為曰公事殺其管下民則可照以律濫刑矣今則以私怨殺他道之民當論以殺人　上命收廷議則二品以上皆曰不可論以殺人兩司復爭之屢月終不允 栗谷日記

宣祖乙亥大司諫許曄以右議政朴淳按載寧綱常獄失體啓請推考正言趙瑗啓曰推考者照以笞杖之律乃所以督察庶官也不可以是施之大臣諫院之請推大臣非也遂引避其時與瑗所見同者獨大司憲金繼輝其餘臺諫皆以為請推大臣未見其不可東西之黨由

此岐貳 東谷日記

宣廟庚辰守門將趙瓊禁出入闕門者憲府書吏直入不止瓊縛欲治罪憲府聞之怒乃推瓊啓請治罪 上曰雖曰誤縛豈可以此敢罪王宮守門將乎大失事體矣大司憲李山海等避嫌請免官退待勿論諫院啓請出仕 東谷日記

仁祖朝鱗平大君以當宁親 王子尊貴極一時有奴以善御馬見愛於大君着僭衣無度大司憲洪公茂績欲捕治之而奴常在大君側吏不敢捕洪公命吏於大君入朝之日潛伏闕下俟大君下馬入闕門而捕其奴吏

如其言果捉得以告洪公燒其僧衣以大杖杖其膝六十 仁祖聞而嘉歎曰非茂績不能辨此奴着僧衣法官安可不治仍誚責大君曰奴之犯禁汝之過也汝若怒茂績杖奴則便爲無法只當受而爲過而已大君敬奉 上敎不敢負憾於洪公 顯廟常以此事語諸公子俾爲後戒云 聞見曰紬錄

政府掌藥官朴時亮常於朝會時値路泥加着大分套以靴子富譯張炫造家舍用附椽皆 國制所禁者金淸陰尙憲爲都憲因兩人將治之時亮妻子乞命於吳楸灘允謙吳公曰雖吾子犯法金公必不容貸何敢有畵

囑之計哉心甚憐之而終不敢出一語以救之兩人終受刑訊金公之見憚儕流如此有一公子造山亭用圓柱聞金公爲都憲卽刱而方之盖殿閣用圓柱故私家不敢爲也 公私見聞

孝宗朝掌令徐元履以李完南厚源私囑憲官 都憲李一相 推治禁吏發簡欲請推爲僚議所格引避 上特罷完南職 禮判也 都憲以下削罷者至八人 尤齋集

肅宗乙卯廣州民李尚信嘗習射於家後庭場其母適坐籬內尚信彎弓將發之際手決脫落矢雖弦橫發正中其母腰背間三日而斃斂葬後尚信詣官自告請被裁

死本府推覈得實尚信之父亦以爲尚信遭變之後累
次自縊僅得救解使之受罪於官家事下刑曹議大臣
許積等議曰尚信宜卽自決而雖曰爲其父所救解至
今不死可見其頑蠢無狀而子孫於父母過失殺者杖
一百流三千里自有本律非如此律之比朝家用法不
可捨律而加其罪 上從之 實鑑
肅廟乙卯戶曹判書吳挺緯所啓諸上司粉牌爲栽牌該
司官負而設也今則或推捉匠人或招致下人必輒發
牌稱以牌債例捧銀三四錢一日或至四五⿱𢆉田各司難
保之弊於此可知今後則上司粉牌皆令藏寘必告堂

上出納如何 上令嚴禁之 備局謄錄

肅廟己未爲左尹時疏曰故清風府院君妾之弟卽校書正字許堅之妻也府院君之妾有與堅相詰之事往于其家爲堅所敺至於折齒毁傷號哭還歸府院君妾雖曰賤人自外入言之乃慈聖之庶母也朝臣既無爲殿下言之者本府以執法之地亦不敢問誰何此誠天下古今之所未聞也又聞大司憲尹鑴之在江上也公然斫伐西道禁松幾千株新造舍云凡生松斫伐滿十株則罪至全家 國家禁令非不至嚴而宰相權門盡山以成其家而置之不問乃若樵童牧兒枯松落葉之

採撥者則考法嚴治以爲伸禁之計豈不大可寒心哉
且聞近日勢力之家掠人妻妾奸騙詛詐醜悪萬狀若
明命本府使之推覈究竟以盡　王法則凡坊部小民
皆知朝綱之至嚴國禁之難犯雖無鞭扑之施而自有
鈇鉞之威矣如其不然雖日刑千人積尸市中民愈不
服犯禁益多矣　藥泉集
肅廟丙寅領議政金壽恒左議政南九萬以爲三法司禁
乱本欲規正風俗而三司皆以收贖充其用度故最爲
都民難支之獘名之曰禁乱而先有收贖充用之意安
有正風俗之理乎取考三司一年支用之數則常時屠

肆贖木其數甚多憲府則有推考贖木刑曹則有奴婢
貢木漢城府則有戶籍作木雖非禁贖自可繼用矣或
值牛疫停罷屠肆之時則用度無他出處如此之時自
戶曹計其應用之數別爲劃給而但禁亂之制不可有
獘而全罷今後則使之詳審於出禁而犯禁者只令從
重決杖其有得已収贖者則使戶曹不捧置續木三司
若有用處自戶曹計數以送爲宜戊辰四月磨鍊三司
用下數又刪定禁條成節目成式矣至己巳二月左議
政睦來善右議政金德遠以爲地部經費逐朔劃給於
三司決是難繼之事還爲罷之 備局謄錄

肅廟己卯淮陽府使俞信一以儒生李友白犯其前導棍
打殞命信一因此就囚以友白之死歸之於梁鷹禁府
請行查江原咸鏡兩道乃得杖斃狀請大臣皆以不拘
獄體只就其情節而斷定恐有後弊爲言 上不聽特
命依律處斷政院又繳奏 上判曰俞信一棍打科儒
之事渠既自服李友白之死於辜限之内亦已明覈而
今乃拘於檢驗之未備有所輕重則使死者幽冥之寃
何由得雪仍記昔 孝廟朝有李曾以縛人沉殺之罪
竟致杖斃而信一獨逭刑章則曾必寃於泉下矣李友
白供辭中名官之棍打北儒而死何至償命之說大行

於搢紳云使信一生出金吾之門是無法之國　祖宗之法予不敢撓改也信一竟死於獄寶鑑

士大夫改嫁之說先正臣李彦迪趙憲之所已言者頃者洪千璟之妹以曚昧竟被刑戮云南冥以御史之治獄不嚴轉至相貳於退溪今則又累其子孫兄弟三代時亦有如此舉措乎不以教化爲先而只恃刑法則只是商鞅而已雖不敢爲惡而爲惡之心未嘗無也故今日人家奸穢之變例出於不忍言之地反不如公然嫁與無故之人蓋聞麗季倫紀斁敗或有殺夫而他適者故不得已而設此法云是乃矯一時之弊而已不然則周

公作禮何以制嫁母繼父之服耶程子何以取甥女再嫁耶且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同一義也同用一律則權楊村以下皆受重刑累及子孫矣何故不立二君之法而獨嚴二夫之律乎 尤菴與權炭翁書

刑獄

世宗朝義禁府啓宮人盜御庫財律當斬 上從之知司諫高若海曰殺人不可輕凡死囚法必三覆今宮人盜財帛下吏斬之不使覆奏非所以示後世法也 上嘉納命立義禁府三覆之法 寶鑑 刑曹之三覆前此已有之

近有一奴容貌酷類女奴自髫齔雌服年踰四十出入士大夫家門事頗露臺諫請論如法 世祖以事涉曖昧貸之顧謂居正曰於卿意如何對曰臣少閱江湖記一比丘尼善針線有良家遣女兒師事之忽覺有娠爺孃詰責之女曰與比丘日夜寢處如有人道之感乃至於

斯良家訴縣官毄之審視比丘則陰陽二道俱闕縣官將貸之有老嫗曰法用藍水浸陽根之上以黃狗舐之陽道迸出縣官試之果然縣官判曰在天之道曰陰與陽在人之道曰男與女今此比丘非男非女亂人道之正乃誅之江淮人皆快蓋天下事理無窮如是　世祖笑曰卿慎勿强曉事　筆苑雜記

姜文良公希孟爲刑曹判書剖決明敏獄無囚人旧例以囹空啓之則有賞下僚欲啓之希孟不聽後沈貞爲判書亦一日獄空方欲啓之適有捕告犯牛肉者貞語老吏曰鹿肉甚似牛肉吏揣其意即論以鹿肉釋之遂啓

獄空蒙賞東閣雜記

己卯之禍趙孝直初謫湖南纔賜死故事凡賜死宰相不有御寶文只奉　王旨施行金吾郎到宮所宣旨公以爲國家待大臣不可若是草草其弊將使奸人得以擅殺所惡者欲疏陳一言而竟不果沐浴衣冠從容就死

圃樵雜錄

申企齋光漢能文章而無實才嘗判刑曹詞訟填委不能決囚繫滿獄獄不能容公請加構獄舍　中廟曰不若易判書何必加構遂以許磁代之許裁決立盡囹圄遂空

浩溪記聞

中廟朝有告童蒙教官某率其弟子將起兵謀叛命分捕之自勝冠者至十歲以上合百餘人禁府桎梏不足以蒙索繫項坐之鍾樓下鄭林塘惟吉年十歲亦在其中其祖文翼公光弼亦待命　上使按之羣兒等於南山上脫衣爲旗折枝爲槍爲習陣戲幷無他端遂反坐之其時告變反坐者相繼而猶不止 寄齋雜記

中廟朝嘗失原廟神板一位人皆疑下輩欲陷殿官而爲之因繫奉及守僕等鞫之竟不得端緒鄭文翼光弼爲推官以爲此乃疑獄若期於得情則嚴刑之下必多冤枉遂緩之後刑曹捕賊人問前後罪犯自服偷取位板

藏之某山巖下依其言得之人服其識見 東閣記

余爲黃海監司時延安有百姓李囘者方食與其父相詰擧食鉢投打其父留鄕糾擧告本府本府具辭呈報余以事干綱常大罪卽定同推鞫之欲置重典推覈不加刑訊卽無辭輸服緣法例監司必親問決案啓聞未久巡到本邑推其易輸將囚上階問之曰汝作重罪當死汝知之乎曰但被捉囚直輸吾情實不知其他余曰父子有天地君臣之分不有父則何有汝身汝以鉢打父地以犯天臣以犯君於法當死故吾將決案處汝于死囚瞿然失色曰早知吾罪當死則當初豈敢抗父被

推時寧受杖自諱耳何遽直輸也吾實不知父重至此乎昔每仍相詰或詈罵甚則或以物抵打此吾常事也今以後始知父母之重至於此令公乎濟板令姑勿我罪也後當勤事吾父余聞而哀之曰不教而刑是謂罔民也此正無教而然愛親敬上雖是天性之良蠢愚之民豈能自興乎古者導之以德齊之以刑良有以也令推官輕杖警而赦之始知用法不可膠柱也 思齋摭言

平度公朴訔判義勇巡禁司事見訊杖無定數曰箠楚之下何求不得乃啓定訊杖一次三十以爲恒式 朴氏崇孝錄

南原有一富民性素癡騃惑於左教積累高曾之業盡敗

事佛只餘數頃之田而又緣求福舍施於萬福寺老僧
老僧以後言爲䟽則至成永放之劵以表其誠自後無
以糊口竟不免飢死只有零丁一孤兒行乞道路將朝
夕塡壑不得已具狀呈于本官以冀推還則府官取考
文劵退出又呈于方伯則方伯亦如是屢訟而屢黜呼
訴無處只待死日適聞新按察白麓辛公應時仁於孤
獨明於聽斷到界之日匍匐往訴則手批狀尾曰舍施
田土本爲求福而身旣飢死子又行乞佛之無靈據此
可知還田於主收福於佛其子籍此還推得以全軀命
復祖業一道稱快至今傳說續玉露

仁宗嘗留意於刑獄有司啓請栲訊罪囚必爲之嚬蹙曰
是亦人也何忍暴加栲掠以傷其生務要審愼俾無冤
枉仍歎曰在寡人之世安得吾民無有作奸犯科者耶
誌狀

仁宗朝有訟于刑曹者呈牘前上言訴冤 上命入作文
判書尹任掌堂上詰問啓曰自古未有入作文之時
上曰人君欲親見作文以下其冤而訟官有違命不入
之時乎任曰此人之訟來本曹無幾日其元作則在全
羅道某郡命以三懸鈴取來纔到京師而 上病篤未
及覽惜哉即此可見 仁廟之斷而尹任之專矣 稗官雜記

明宗朝李判書夢亮按湖西鎭川縣鞫强盜供案已成牒請正法而捕盜者自持牒詣公公致之前盤問捕盜狀得其言色卽叱吏収縛曰此叛主奴也必貧寠士人來討强奴反遭執縛而吏収其賂從而成獄也詰之果服

宣廟朝鄭西川崐壽爲判義禁與他僚監杖武人之犯贓者有一僚員駭其杖之不猛曰王府之杖固如是乎鄭公曰年少僚宰之言固是矣而王府乃士大夫就理之所也重杖贓武快則快矣一成規例則豈無吾輩亦不免之悔也其人深服之 公私見聞

光海朝僞獄甚多有一人被逮而至乃無知村氓也掌鞫者問汝何爲而作不軌事氓其人曰不軌者何謂也獄官曰謂謀逆也曰謀逆者何謂也曰圖爲王耳其人𢜽然起立曰窮巷殘民賣紫糊口常恐不給何敢有圖王得國之心乎曰仰天誓之曰我有斯心則狗子猫子云聞者悲之柳夢寅小說記其時事曰見飯匙稍鉅於人則必上變盖實錄也 公私見聞

仁祖改玉後議定曓𡊮日亂政者之罪有以追戮已死爲請者 仁祖揮手止之曰光海戮尸之刑慘不忍言予不欲蹈其轍耳 孝廟辛卯有趙貴人之獄時有追戮貴

人毋之議先君翼憲公以 仁祖下 教陳達事得寢末晩曰臺臣吳挺緯論啓追戮之 公私見聞

孝廟朝親鞫自点之獄罪人有將施烙刑者鄭陽坡太和以領相奏曰炮烙者紂之淫刑後世人君無以此施入者惟我國於治逆時用之然終非人君所宜臨視者也上爲之動容入内次避之 息菴集

孝廟朝刑曹既過三覆罪人等將按律處斷 上謂諸臣曰暖氣如春淫雨不止沉霧四塞予心悚慄十餘死囚皆将伏誅於今日三覆議讞猶慮其未盡復欲問諸卿等遂更讞特減二囚死 誌狀

孝廟壬辰聞處絞罪人例爲椎殺乃 敎曰死雖一也殊非律名之本意予甚惨然其令刑官審處自是應絞者縊之又於甲午命造給罪囚薄衣襦衣且給薪炭 誌狀

孝廟甲午冬史官承命察典獄書 啓囚中八人衣裳尤單薄 上曰當此寒沍襤縷凍獄倉不充腹衣不掩體予用矜惻令該曹造給襦衣且給薪炭又命諭諸道各邑庶囚遍給薪炭 誌狀

孝廟乙亥二月刑曹將行刑罪人尚述等宋同春浚吉爲大司憲令憲吏招刑曹吏謂言尚述更鞫事吾將啓請於 榻前行刑單子姑待引見罷後知批荅舉行云刑

曺單子遂致遲滯不得行刑遂發更鞫之啓 同春啓辭

孝廟實錄纂修時余仲氏右相公及從兄翰林公皆以槐院正字爲書寫官而白軒李相國景奭爲摠裁官謂諸郎曰他日或有鞫廳則諸君必爲問事郎吾試以故事告之罪人所引者有姓名相同而居處地位不同姑不知其所引之爲何人如所引者張三而一居東一屋西則必先問張三居在何地身係何役所業何事而負何如使罪人明白指告蓋罪人身在不測之地求生於必死之中初以東屋張三告之而治獄者誤認爲西屋張三輕發言端則罪人往往舍其初告之人反以治獄者

所舉之人摟稱以對一言錯了死生係焉且首坐大臣
構出問目則問目只以問目中所載之語發問罪人不
可摻入己見有所增衍諸君不忘老夫之言余仲氏歸
告先君先君曰白軒公之言真格言也汝輩佩服不忘

公私見聞

李判書慶徽與金判書佐明嘗語及鞫獄事李公曰我國
鞫獄規例特嚴不無冤死者若改而變之則日後所活
奚但王賀之萬人也金公曰何也李公曰善文者平居
無事之時結撰疏章數日思索屢易草藁而猶不能盡
意況於罪人心魂爽亂神識昏迷而促令納供急於星

火擾稱甲乙錯認東西勢所然也而取其惟怯中迷亂之供指爲遠端啓請刑訊施刑之後則雖有追陳㤠究之言謂非問目中所問使不敢開口必准杖而止而謂以與前供無加減又爲請刑一次二次至于累十次而猶然故一入鞫獄無得生出者按獄者非不知其弊而拘於獄體因循不改有罪者固無足惜若横羅者則其究何如自今定式雖有元惡大慜一見而卽知爲正犯者如有追陳之語則收錄其語刑訊時雖非承欵之言凡有所陳又皆書錄　啓達則　聖鑑所照必燭情罪之虛實而無罪者可蒙哀矜之典矣金公曰我先考文

貞公亦嘗有是言矣李公卒後余先考左相府君追聞
之曰李君義此一言亦足爲賢宰相 (公私見聞)
肅廟己未江都匿名書獄事時欲加周紐之刑李判書元
禎大言曰鞫獄自有 祖宗定制而韓上黨明澮刱設
烙刑至今流毒今何可又刱新法遂不得行 (公私見聞)
肅廟壬戌右副承旨徐文重啓曰啓覆時月取考日記則
仁祖乙丑九月本院引秋分後春分前啓覆之例稟定
於九月初十日而因當入人員及座次未詳考出實錄
則啓覆現出者一則二月二十五日一則三月十七日
以此見之 宣廟朝則不拘於春秋 仁祖孝廟朝則

設行於九十月矣今之必行於冬至後者未知何意而
窘迫淹滯誠如大臣所達自今秋分後即為 啓稟以
九十月間擇日擧行而罪人行刑則必待季冬以遵法
文之意 傳曰依為之 喉院便覽
肅廟乙丑大興山城別將失庫銀數百兩疑庫直之偷出
先訊其十二歲兒子取服後以此立證又考服其父移
送捕廳捧招入 啓下於刑曹施以處斷之律南相九
萬上劄以為以子證父大關綱常請責罷山城別將捕
將刑曹堂上 上以為其間亦有先後輕重之別倘別
將罷職捕將刑堂從重推考 藥泉集

肅廟甲戌四月劄曰古之治獄親與老貴者有不忍加以栲掠之刑者則以衆證定其罪乃是法例也閔黯自禁府旣以判付取供不服矣若欲取服則亦當加以刑訊毋論 國朝遠事近若許積爲堅之父異始壽假托輿國之言誣及 先王者猶不加刑訊則今黯之所坐未必有加於彼二人而況其事之明白出於 聖明親見其札則亦不待衆證而可定者乎 藥泉集

肅廟丁丑親禱社壇將還駕臨義禁府前路駐輦街上命招禁府典獄時囚罪人除綱常殺獄强盜外六十餘名悉詣駕前下諭曰今此駐輦行赦實出遇災憂民不得

己之舉非以汝爲無罪也汝輩各自警飭勿復犯罪若或再犯更不汝釋也罪人多有感泣者　上見罪人蓬頭鬼形蹣跚顚倒惻然曰天之生民厥初何異而此屬陷罪久囚皆成鬼形大禹之泣辜信然矣且見此屬流丐憐然之狀可以推想矣 寶鑑

肅廟庚辰下　教曰今金吾囚者至於八十餘人之多囹圄挾隘露處者多一年二年了當無期幽鬱之氣豈不干天和而召災沴乎遂於社壇親禱訖還　御義禁府虎頭閣與大臣禁堂政院三司慮囚分輕重酌處出獄者四十餘人 寶鑑

大典兵曹刑曹漢城府司憲府承政院掌隷院宗簿寺外皆不得擅自囚人必移文刑曹囚之雖其直囚衙門必用印信公文故　孝廟朝明有白帖囚人之禁而近來名為上司則無不擅囚至於新設衙門則大抵皆自直囚又若別設都監廳所處則皆造粉版以為任意囚人之用至於敦寧府之族譜廳忠勳府之修正廳當其設廳也一造粉版雖罷其廳猶以為用朝廷無法不能禁抑甚非　祖宗立制之本意 藥泉集

恩法屈伸

孝廟壬辰與李完南厚源書曰龍妻（仁祖後宮趙氏所生翁主爲金自点孫世龍妻）之行凶孰與淮南之謀叛二善（趙氏所生崇善樂善二王子）之不與謀無異鳳桂之無故朱子於淮南尚譏其徙蜀而致死則通與蜀雖有遠近之殊而其徙其霧露之毒一也以朱子之論揆之則龍妻猶不可徙況二善乎至如 慈殿之讐君父之讐云云又有所不然者彼罪雖萬萬可誅自 慈殿言之欲全之者是天理人情之不能已者尚 慈殿之道理如此則承順之者是 主上道理 主上道理如此則將順之者是廷臣道理豈有 慈殿與

主上欲行至善之道而臣子乃以下層道理爭之哉世
皆以瞽瞍殺陶執爲今日斷案曰臣子守法理當如是云
此又有說崇世宗之父殺人世宗處得好亦有朱子定
論試取而看之則臣子爲君父私恩而屈者非屈也乃
所以伸其理義也尤菴書

竄謫

世宗朝將撰龍飛御天歌以安山君李叔蕃詳知 先朝故事自謫所召還及撰訖命還送配所承旨金墩以業蒙召還請留之 上曰叔蕃得罪 先朝予不得擅召用也遂還配 謏聞瑣錄

黃翼成公喜謫在南原七年閉門端坐不接賓客手執韻書一帙凝神注目而已後雖耄高於字書音義偏傍点畫百不一失 筆苑雜記

奇虔敎導一日禁直夢竄旅閑外路中吟成近體詩曰異域江山故国同天涯垂淚倚孤峰頑雲漠漠河關閑古

木蕭蕭城郭空野路細分秋草外人家遙住夕陽中𢓭帆萬里無回棹碧海茫茫信不通未久坐已卯黨謫湖西俄又移配穩城途中所見皆是詩中景色控馬諷詠悽然嗚咽從者皆揮涙至穩城尋賜死 思齋摭言

李校理首慶初謫穩城時夢受香如差祭官及放還乃一千八百日也香字千八日是其應也金牧使弘度初生其考僉知魯夢有人使命其名曰歸甲故以為小字及長連魁蓮桂人以為魁甲之應也戊午謫配甲山而卒歸甲之名始驗其時金正言亦謫慶源而小字乃宜慶也人皆恠之 清江小說

中廟朝李無強爲北道御史有周給乙巳謫人者謫而罪之及陳復昌敗無强亦謫慶源守令相戒是乃前日罪購謫客者也無顔見者李浚慶曾爲兵判無强劾之至以爲才兼文武不可使掌兵權後浚慶爲巡邊使到慶源見其所含憫之厚遺食物或有哂其以德報怨日月錄

儒先錄云一蠹先生謫鍾城初定庭燎夫每使臣入公館先生輒執炬火之役甚恭今則竄謫之人只任便閑住而已雖徒年定屬亦無應役之事須歲惟趙斯文憲謫配驛站遇使臣行過必具雨笠前導使臣止之而不聽聞中朝則雖大臣有罪皆配邊遠躬執戍役云其着宲

如此（芝峯說）

光海戊午廢母時李石灘愼儀以僉知獻議栫棘于會寧是年秋有北虜之警邊境戒嚴在謫諸公抵書於公曰邊境此急吾儕何以處之公荅曰萬一賊迫城下則與其坐此栫棘而浪死不如身隷行伍背城一戰賊退則還入棘中不幸見敗則當捨生取義可也雖然必將有朝廷處分俄而奸徒以爲西北邊報日急在北罪人仍置不便遂移公興陽（謚狀）

李贊成彥迪謫江界適値寒冱衣裳單薄將不能堪張同知世豪武人使燕京還中途遇之語人曰斯人雖得罪

朝廷是豈使之凍死乎遂脫衲衣贈之公受而不辭丙辰丁巳錄

柳眉巖希春乙巳之禍坐謫鍾城者十九年竄居喫苦讀破萬卷著續蒙求以惠學者吉州以北從學者甚衆至今稱之爲柳正言其夫人亦能文章徐行萬里從眉巖于鍾城過磨天嶺題詩曰行行遂至磨天嶺東海無涯鏡面平萬里歸人何事到三從義重一身輕可謂得性情之正矣涪溪記聞

盧蘇齋守愼謫珍島島守希時宰風旨困辱百端曰罪人安得玉食至貿粱米于山郡以給之余謫居既久爲守

宰者廩給常絶粱米安可得也 荷潭錄

明宗乙卯盧蘇齋守愼在珎島謫中是夏倭冦犯湖南入島搶掠公避冦至光州冦退還入島 年譜

趙重峯憲監通津縣杖殺內奴之豪橫者配富平戊寅丁外艱公家在金浦去配所不滿數十里而以法不得奔喪朝暮哭拜聞者感泣 尤齋集

趙重峯之竄吉州也金吾卒將命往沃川朝而至五里許息焉夕乃到家告之公與母金氏訣別卽徒步發行卒止之曰今日吾朝可到此而不敢者來時吾同班敎余曰趙通津賢者聞命必不肯留一刻必須以夕抵家令

可夜以治行云願留今夜明發可矣公曰君命不可宿
遂夜發舍于十里外故事金吾卒押罪人行必多責賄
賄于其家公貧甚無以應之親舊相與收合以贈之卒
曰來時同班戒吾以毋受賄且除吾歸後長房設宴矣
固辭不受在途執役如親僕及辭去涕泣以別 抗義編

李白沙竄北青兵使玄楫修治寓所具辦廚資器用使喚
無不畢給 成廟朝士大夫之竄謫邉遠者例令其官
有供給之教曰此已成規故公亦受之 白沙北遷錄

光海戊午正月李白沙竄北青自青坡至城南路過山壇
邉李延陵好閔設祖餞行吟贈絶句曰此地年年送客

歸山壇擧酒奈江籬吾行最晩當何處無復故人来别

雄公亦賦絶句曰雲日蕭蕭晝晦微北風吹裂遠征衣

遼東城郭應依舊只恐令威去不歸望都城賦詩曰一

出都門萬事灰舊遊陳跡首重回浮天好在終南色佳

氣葱籠紫翠堆 白沙北遷錄

李白沙謫北青時新判官曺挺立下来曺乃鄭仁弘門徒

向為癸丑諌官攻公甚有迹而且其竄公時獻納也或

慮有彼此之嫌一行相與為言公曰彼是吠聲之徒素

来無恩怨今日異鄕萍水安知不待我更厚於前官也

且彼是官我是罪人固無相干假使不權有何所慮汝

等只當愼戒言行勿生疑阻可也及挺立来拜公又退
見季胤并男甚悉其羞惡之意待公甚勤眷 北遷錄
光海朝丁巳將廢母收百官議金醒翁德誠以軍器正獻
議只書臣一片愛君之心與李恒福鄭弘翼一也十六
字翌日合啓公及鄭並絶島圍籬安置公配南海鄭配
珍島已到配所兩司又啓南海珍島密通島夷疑交通
請移配絶塞公配明川鄭配吉州兩司又啓不可置内
地公配穩城鄭配鍾城戊午虜犯天朝兩司又啓西北
在謫之人俱以兩南公配泗川是時公有詩云南遷北
謫又南遷兩歲三呼漢水船津吏不知仍舊罪語吾隨

處作新愁時謫居者皆家屬同往公以爲遠竄之人家累同居乃全家徙邊之例固無嫌而至於圍籬事体與王獄同不可與家屬混處於王獄中翌年夫人携家以從而使各居村舍凡五年至癸亥蒙宥後始得相聚 浦渚集

壺谷南尚書龍翼早歲蜚英年二十四以前正言疾甚處夢中作詩曰絶塞行人少覊愁上客顔蕭蕭十里雨夜度鬼門關不知其何意也至今 上辛未十月臺諫以己巳年元子定號頒教文中用夢蘭之語論配于明川翌年二月卒于謫所 閑居漫錄

籍没

魯山王妃宋氏没為官婢申叔舟欲以功臣婢子受出至於上請 光廟不許未久命養鄭眉壽於宮中 月汀漫筆

寧陽尉在謫所賜死後公主没為順天官婢府使呂自新武人將以官婢之役使喚公主直入大廳設交椅而坐曰我王女也我雖有罪定配守令豈敢加以官婢之役乎竟不得役使呂後官至刑曹判書 月汀漫筆

仁祖癸亥初罪死人財產功臣等皆為没入李元平元翼不可曰如朴承宗柳希奮謂之屬公則可也謂之籍没則不可 上然之 梧里遺事

肅廟庚申換局後許及第積宗室禎等四五家皆籍沒家産至己巳遣官致祭按籍還給甲戌後又按己巳還給之籍一一還徵書吏金貞立大言于衆曰朝家既已還給則典賣資生乃其勢耳當從方今見在之物沒入而六年之後按籍還徵有若賊贜者然失信大矣西人士夫中何無一人識事理者至欲陳疏搆草覓疏紙不得而止 公私見聞

離婚

金相應南子命龍洪判書可臣子棨皆娶李浩女己丑亂作浩考死洪判上書請離婚命龍亦上疏請離皆畏其及禍也時金相赴京未還命龍之表叔李山海教命龍爲之故士論不咎金相而多爲洪判書惜之金判書尚憲子光燦娶金徠女琜延興金悌男子也癸丑之亂府院賜死琜考死金判書上書請離婚時禮判李爾瞻以爲法不當離婚光海命依自願離之權判書盼孫𬪍娶元宗慶女适亂宗慶被誅盼疏請離婚時禮判李月沙廷龜褒其忠請從之亦可以觀世變矣 荷潭錄

降號革邑

明宗己酉因李洪男誣告殺李洪胤康惟善等忠州北面盡入魚肉降忠州爲惟新縣 海東野言

外方州縣有惡逆之人則降其邑號罷其守令非但中國歷代律令之所無至於我朝經國大典前後續錄皆無此文考見輿地勝覽沿革則或曰邑民有功而陞號有罪而革邑似是一時之特命而非有一定之格例也國初事雖不能詳曾在 中宗癸卯安城有賊子憲府啓請罷守降號諫院以紛擾請置上命弘文舘考出故事舘啓唐貞觀二十年戴州民有犯十惡有司以敎化不

行劾刺史賈崇太宗曰堯大聖其子丹朱不肖柳下惠大賢其弟盜跖極惡況刺史之於邑民乎若坐此貶降則或相掩蔽罪人斯失　中廟然其言置之　宣廟朝安東有弑逆之變臺諫請降號罷守遞臣柳希春引中宗朝事力爭其不可未知其後因何論議遂爲例式矣及至　顯廟朝癸卯年刑官大臣以爲降号罷守本非法典所載而施之於罪人胎生地尤涉不當遂以居生邑施之而其時所稟只在綱常罪人而不及於逆賊故庚申逆獄時皆施於胎生邑而大抵此非今日必遵之規也如以爲人倫大變不可無所警懲云爾則雖不

罷其守令凡自縣令以上之邑皆降爲縣監至於縣監
則從禮窮於制之義仍以置之只令班次於諸縣之下
則亦足使本邑人知恥而罷官之煩革邑之弊庶幾可
息矣 藥泉戊辰劄

伸寃枉

中宗乙亥 章敬王后昇遐淳昌郡守金淨潭陽府使朴
祥應旨合辭請復愼妃位疏略曰當靖國之初朴元宗
等旣除愼守勤以爲殺其父而立其女慮有他日之患
遂出廢黜之謀玆固無名而無故也故妃愼氏自 殿
下龍潛之初載嘉協貞以成好逑及 殿下入承大統
正位中壼受臣民之賀膺母后之尊慈嚴無違誤之譴
第禍無可去之失而 殿下受制强臣不能保其伉儷
之重豈不痛心哉今章敬上賓壼位復缺宜回此決斷
復正愼氏于坤位則天心之所享也 祖宗之所允也

臣民之所望也云云大司諫李荇倡言 章敬旣誕
元子復立愼氏而論先後則國本或撓指其疏爲邪論
兩司靡然至請拿推大臣力救以爲求言之下不可罪
言者止徒配旋因公議放釋 日月錄
中宗庚子韓山郡守李若氷上疏請爲魯山燕山立後又
論福城君嵋之冤曰罪狀未明請示悔悟之意 上召
領議政尹殷輔示其疏曰此三事人不敢言而若氷言
之至貴也權奸金安老外托 東宮使人不敢言內挾私
毒因朴之罪以及嵋予雖不忍何能止之嵋罪宗無名
也有一女置民間已長而士族無與婚者予意復其戚

則其女與士族婚嫁而追悔之意人皆知之殷輔等回
啓以爲恐難輕議大司憲柳仁淑大司諫愼居寬交章
論若氷欲爲二君立後蔽邪論極爲凶慘嵋罪関　宗
社而至引漢武戾太子事至爲悖戾請拿鞫　上從之
弘文館以爲求言之後不當以言訊言者乃免 日月錄
仁宗大漸傳于大臣曰趙光祖金淨奇遵等復官及復賢
良科事予謂　先王時事可從爲之今予病如此不可
不爲光祖等并復職賢良科亦還給可也後　明宗初
李芑啓請還罷其科　宣祖時命復科 日月錄
明宗丙寅古阜郡守鄭復始上疏請雪乙巳黨人之罪

上甚怒人心危懼以復始爲不知時務 栗谷日記

宣廟四年庚午兵曹叅判白仁傑上疏首請雪乙巳己酉康惟善等之死之冤領相李浚慶率東西壁詣　闕請雪丁未己酉之冤削李芑鄭彦慤官爵猶未舉乙巳明日三司同發請雪乙巳以下冤枉猶未舉僞勳弘文館始舉削勳之議是時臺諫逐日伏閤玉堂日再上劄大臣領來啓達舉朝及宗親儒生忠義之屬皆争上疏六月始兪雪丁未己酉罪人削奪李芑鄭彦慤官爵惟李弘胤不赦八月引見三公六卿三司長官于思政殿　兪追削林百齡等官明日三公率百官廷立請削僞勳伸雪

二柳灌仁淑之寃兩司日五　啓玉堂日三劄九月臺諫
辭職十月以聖節拜表諸臺就職復　啓始　兪雪二
柳叛逆之名百司廢職吁閭者凡七朔而終不得削勳士
一月乃停　啓 栗谷日記
宣廟丁丑　仁聖王后疾甚　上兪八道疏放　后請于
上欲還給二柳及瑠職牒廷臣亦方請削乙巳之勳而
久而未允　后歎此心熱益甚蓋乙巳奸黨曾誣　后
以陰主任瑠陰謀故　后以爲寃痛一日　上問安後
因語及以不敢擅改　先朝之事　后連呼不敢曰
國家大事何可爲亡人輕改乎　上退未及階　后

發聲痛哭 上取席坐階下抑首良久謂老宮人曰吾
在家食祿足以安過一生不幸至此遭難處之事也泫
隕淚居數日 后疾革歎曰吾地下不能免罪名也
上進白湯泣曰當削勳矣 后色喜而目隨而瞑有頃
脉復生遣人謝 上曰 上恩罔極不知所報遂命
削乙巳僞勳復尹任瑠官爵 栗谷日記
光海辛亥進士任叔英對策直斥宮闈干政戚里驕橫
光海怒 命削其科三司争之至秋始蒙允幼學權韠
有詩云宮柳青青鶯亂飛滿城冠蓋媚春暉朝家共賀
昇平樂誰遣危言出布衣宮柳蓋指中殿也黄赫被拿

時搜得於文書中䩗被髤掠發配朔方死於青門外
仁祖朝贈持平 亂中雜錄

丙子之難 仁祖避兵于南漢山城丁丑元日夜漏 上獨坐忽有人入伏床前僕僕起拜訴哀語多而辭甚悲語畢仍忽不見而語細故侍者不得聞 上亦終不言其事而天顔不怡者累日及 上還都立下仁城君與復官之命蓋仁成 宣祖朝王子也戊辰孝立之謀逆僞擧仁城籍重誑衆 上迫於按法之請不得不勉從及有是命宮中之人始知元日訴哀者爲仁城也 感異篇

燕山朝李長坤以校理配巨濟燕山常疑公有撥亂之志公惧其加罪挺身渡海至咸興地托跡於水尺之徒同類以公不能事非笑之有人奇其貞勸其兄妻以女凡於役作称以懶婿其女助役分勞賴此屋住者有年一日有人来言 主上新即位大開獄門罷諸役徵穀載路公聞之色変請於所厚者借得衣冠與其人偕往府中的知反正之事以小紙付其人曰今現監司下人乃我少時所知者授此而勿示他人少頃官吏四散尋問李校理而不得一府騷擾亦不知通刺者為誰公以布褐破笠蹲踞門隅自應之監司以下顛倒出迎各贈衣

冠容儀一新朝廷特授校理己卯以兵判罷故昌寧而
卒(己卯錄)
光海癸丑延興府院君金悌男及其三子皆被禍延興子
婦鄭氏獨與二孫免而終無得全理一日宣言其子天
錫暴死發哀棺斂送葬先山天錫則麤服變形竄匿緇
徒中輾轉山谷十一年至癸亥反正後始以士服歸見
鄭氏 仁祖特命除職以奉延興祀(農巖集)

工部門

制作故事

太宗二年始設申聞鼓以通下情 寳鑑

新羅薛聰始作吏讀 鄭麟趾訓民正音序

世宗三年始行世子入學禮

太宗嘗曰先王制禮自天子至於太夫士葬期各有月數後世陰陽家拘於多忌踰時不葬如太歲厭辛丙葬師最忌予嘗驗之再矣而大無妨也遂命大臣鄭以吾等遍閱群書取其正論去其邪說集成一書名曰葬日通要頒布中外

三年始置鑄字所印書籍
世宗十一年以五方風土不同樹藝各有其宜命諸道觀
察使逮訪老農已驗之術命揔制鄭招就加詮次名曰
農事直說頒于中外
十七年命尹淮權蹈偰循聚文臣四十餘人于集賢殿撰
資治通鑑訓義
二十年制諸儀象若大小簡儀渾儀渾象仰釜日晷日星
定時圭表禁漏等器又於千秋殿西庭建小閣一間內
設玉漏機輪以水激之又作四神十二神鼓人鍾人司
晨玉女凡百機關自擊自行不由人力又用漏之餘水

而作歌兒名欽敬閣
世宗二十七年命鄭麟趾聚文學之士于集賢殿考閱史
籍撰次善惡之可爲勸懲者名曰治平要覽
又命權踶鄭麟趾等撰述　穆祖以後肇基之迹名曰龍
飛御天歌摠一百二十五章以爲朝祭宴享之樂辭已
上皆出宝鑑
世宗以列國皆有國音之文以記其國之語而獨我國無
之御製諺文二十八字字倣古篆分爲初中終聲字雖
簡易而轉換無窮名曰訓民正音時翰林學士黃瓚以
罪謫遼東命成三問申叔舟隨入朝使臣往遼東見瓚

三年始置鑄字所印書籍

世宗十一年以五方風土不同樹藝各有其宜命諸道觀察使逮訪老農已驗之術命摠制鄭招就加詮次名曰農事直說頒于中外

十七年命尹淮權蹈偰循聚文臣四十餘人于集賢殿撰資治通鑑訓義

二十年制諸儀象若大小簡儀渾儀渾象仰釜日晷日星定時圭表禁漏等器又於千秋殿西庭建小閣一間內設玉漏機輪以水激之又作四神十二神鼓人鍾人司晨玉女凡百機關自擊自行不由人力又用漏之餘水

而作歌兕名欽敬閣
世宗二十七年命鄭麟趾聚文學之士于集賢殿考閱史
籍撰次善惡之可為勸懲者名曰治平要覽
又命權踶鄭麟趾等撰述　穆祖以後肇基之迹名曰龍
飛御天歌摠一百二十五章以為朝祭宴享之樂辞已
上皆出宝鑑
世宗以列國皆有國音之文以記其國之語而獨我國無
之御製諺文二十八字字做古篆分為初中終聲字雖
簡易而轉換無窮名曰訓民正音時翰林學士黃瓚以
罪謫遼東命成三問申叔舟隨入朝使臣往遼東見瓚

質問音韻凡往返十三度 東閣雜記

世宗設諺文廳命申高灵成三問等製諺文曰初終聲八字中聲十一字其字體依梵字爲之本國及諸國語音文字所不能記者悉通無礙洪武正韻諸字亦皆以諺文書之遂分五音而別之曰牙舌脣齒喉脣音有輕重之殊舌音有正反之别字亦有全清次清全濁不清不濁之差雖無知婦人無不瞭然曉之聖人創物之智有非凡力之之所及也 慵齋叢話

太宗始制鑄字模樣有未盡善歲庚子 世宗命辛藏以中國善書字樣改鑄化舊爲精是爲庚子字甲寅 世

宗命爲善陰隲字撲改鑄極爲精緻是謂甲寅字庚子字小而甲寅字大其所印書冊極好　世宗末年用瑢安平所書搨及姜希顔所書字搨改鑄其所印出書冊名

漸不如舊今則銅字盡爲工匠所盜而兼用木字木字之大小生熟不同行列不齊視舊印冊本逈然不侔矣

筆苑雜記

世宗庚戌命許稠等撰五礼儀採洪武舊制及東国儀礼

參酌損益裁自聖心　歴代摠目

朱子取司馬公家石刻木尺法載之家礼然家礼板本行

於世者不一周尺長短皆不同　世宗時許文敬公稠

求得陳友諒子陳理家廟神主式倣作尺本又於試郎
姜天霆家得紙本周尺乃其父判三司事姜碩第有元
院使金剛所藏象牙尺所傳也面書云神主尺式郎與
家礼附註潘時擧所云周尺當今省尺七寸五分弱之
語同於是始定尺制凡士夫家神主與天文漏器道路
里數射場步法皆據此爲式後司譯判事趙忠佐赴京
買得新造神主來復以此尺較之寸分相合 筆苑雜記
世宗朝僉崔致雲註無冤錄 名臣錄
成廟初年僉造密符分授申叔舟韓明澮等二三重臣以
憑宣召且防機變 東閣記

經國大典自 世祖朝命撰至 成宗辛卯始成 歷代摠目
成宗戊戌命盧思愼等撰東國輿地勝覽乙巳又命徐居
正撰東國通鑑 歷摠
杜詩諺解卽 成廟朝儒臣曹偉等所撰 芝峯說
訓蒙字會 中廟朝崔世珍所作而方音已與今世不諧
者多可知俗音之易變矣 芝峯說
宣廟元年命儒臣柳希春等撰儒先錄撰次鄭夢周金宏
弼鄭汝昌趙光祖李彥迪等言行 歷摠
我國經書口訣釋義中朝所未有始發於薛聰成於鄭圃
隱權陽村至 世宗朝分命諸臣著口訣而猶人各有

書紛紜穿鑿又至　宣廟朝設局僉官參互去取著定之

諺解遂爲一代之典可謂盛矣但其口訣似當以中朝

所定句讀爲準而今互務加剖斷使口訣釋義混然相

雜無所準則恐不得不再修也 南溪集

建置故事沿革附

設水站以便漕運自鄭圃隱始 名臣錄

太宗九年　上曰外戚封君在我朝始於象山君康繼權閔氏亦皆封君是非古法也悉罷之 寶鑑

太宗十四年初置敦寧府以處宗親之非　太祖後而不得封君者及外戚諸姓 寶鑑

世宗八年曰向者請復立戶牌之法　太宗亦已行之以民不願而罷之今宜復行卞季良曰為一邑之主則當知一邑之戶口為一國之主則當知一國之戶口令民憚戶牌者欲脫漏戶籍窺避賦役耳　上命行之 宝鑑

世宗十一年建宗學選有文行者爲博士以教宗親 宝鑑

世宗丙午始令百官輪對 歷摠

世祖丁亥改刑曹都官爲掌隷院自二月初九日始用掌隷院印 日月錄

故事承旨一人入直 世祖朝承旨李晧然入直醉臥

上問公事晧然不能起自是每二人入直 慵齋叢話

睿宗初改定闕門開閉之期先是城門宮門皆因罷漏而開人定而閉承旨等四更而詣闕待開而入夜深還家南怡之變始令宮門平明而開乘昏而閉人皆安之 慵齋叢話

司諫院爲燕山朝所革 中廟改玉堂日用安塘爲大司

諫復設諫院 名臣錄

中宗乙酉設吏文學官而改吏文二字爲漢吏 日月錄

內需司本不設提調用印及用印之後宦者憑公濟私多作威之弊 明宗丙寅以兩司之啓去其印信 日月錄

明宗乙卯設備邊司

宣廟丁酉設擺撥韓西平浚謙請依天朝設置 名臣錄

箭串爲國家牧塲在前設木柵輪定於畿邑以民結造排遞年修改吏緣爲奸弊甚不貲尚成安震爲司僕提調償布募役築之以石當川流末築處設鐵索開閉其弊遂絶時 明宗癸丑甲寅間也 清江瑣語

外方生進各其官門近地設司馬所儼然一衙門壓倒留鄉所至凌駕土主兩南尤甚癸酉間柳西厓成龍啓于經筵革之 清江瑣語

漢都景福宮光化門上有大鍾鍾樓又有大鍾皆以鳴晨昏也 神德王后貞陵在敦義門內陵傍有興天寺陵移寺廢而大鍾猶在爲圓覺寺在都中寺廢而大鍾亦在爲 中廟朝金安老爲相建議移置兩鍾於東大門及南大門亦欲以鳴晨昏而安老被罪鍾遂不懸委棄草莽者六十餘年矣萬曆壬辰夏倭寇陷都城肆行焚蕩光化門之鍾鍾樓之鍾皆爲融鑠癸巳夏寇退其冬

車駕還都甲午秋命懸南大門鍾以鳴晨昏都人聞鍾聲莫不悲且喜焉丁酉冬唐將楊鎬来京令移鍾于明禮洞峴上 聽天稿錄

壬辰兵變後京中只建中西二學至光海己酉李月沙廷龜為禮判悉復四學如舊制 月沙行狀

仁祖癸未李延陽時白為兵判為踐更卒結藁為笆使寢其中自是卒無凍死者 𠃉齋集延陽碑

仁祖戊辰己巳設賑恤廳 澤堂集

顯廟朝李華谷慶億為圻伯剏立六郵館以處驛馬又剏雇馬法至今賴焉 行狀

尚瑞院有古時馬牌五軸其三則洪武二十三年所来者
乃高麗恭讓王朝而二則萬曆二十七年所来也俱以
黃絲織造而黑絲織字年号上安制誥之寶而洪武軸
末端別印小畓書半邊萬曆軸末端別安御寶半邊上
有織字下横軸繡以馬形具鞍各兩匹別行書年月而
細書通字六十七号一則通字七十號萬曆軸一書達
字十三号一書達字十六号　肅宗己卯九月晝講
上曰神宗皇帝所賜龍袍尚在承旨南致薰曰明朝符
驗亦在尚瑞院　宣廟壬辰播越之日若或勢窮假以
符驗内赴天朝云矣　上卽命奉入審覽後使尚方造

紅袟樻褁以紅紬袱還藏于本院 閑居漫錄

宣惠廳京圻廳 宣祖戊申刱江原廳 仁祖甲子刱湖西廳 孝宗壬辰刱湖南廳 孝宗丁酉刱嶺南廳

肅宗丁巳刱常平廳國初刱賑恤廳初自備局句管丙寅移屬本廳 續大典

大典政府檢詳例兼刑曹正郎不知廢自何時而至今刑曹有檢詳廳 晦隱集

營建

以漢陽為李氏都者見於道詵秘記高麗肅宗時崔思諏

尹瓘等審視回奏云盧原海村小龍山等處山水不合

建都惟三角山白岳之南山形水勢符合古今請於主

幹中以大脉壬坐丙向隨形建都遂建為南京種李樹

擇李姓以尹王亦嵗一廵幸埋龍鳳帳䕶之余幼時及

見國初日者李陽達每云初定漢都時河崙云道詵記

有漢水入明堂之語宜建都毋岳南必令衍禧宮之基

我云秘記曰西有孔巖又有丹書石壁孔巖則於二地

皆在西須覔丹書可決乃得丹書於仁王洞石上字畫磨

滅不可識然得此遂定議今考景福昌德兩宮正殿皆
壬坐丙向高麗所卜要不外此 華苑雜記

俗謂漢都負兒岩有出去之狀故山以母岳名而南曰伐兒盖欲其遮絶而使不得去也西曰餠市峴盖以餠餌誘而留之也命名者有深意焉 芝峯類說

我 太祖開國有移都之意先相地于鷄龍山之南已審京邑規模未幾而止更定鼎于漢陽術者云古有孔岩在前之語三角山西延曙驛坪眞爲美壤後更相之皆山外背走之勢不如白岳之南木覔山之北爲帝王萬年之地與天無極矣諺傳松京山谷環抱有包藏之勢

故世多權臣扳扈者漢都西北高而東南下故長子為
輊支子為重至今大寶相承名公鉅卿率多支子也
太祖御宇下教八道方伯物色求無學上人踰年不得圻
甸海西關西三方伯一時共索之至谷山高達山下有
草屋數椽聞有高僧獨栖三方伯搶其趍從入其洞掛
三印於松枝芒鞋徒步抵其庵有一老僧著犢鼻褌手
鉏菜田三方伯前問之曰此庵誰所創曰老僧手搆之
曰何所見而居此曰為彼三印峯也若等室於此當有
三道方伯掛三印於洞中松枝是其應也三方伯崔躍
而執其手曰此必無學也與之歸　太祖大喜待以師

禮曰問定都之地無學乃卜漢陽曰仁王作鎭白岳南山爲左右龍虎鄭道傳難之曰自古帝王皆南面而治未聞東向也無學曰不從吾言垂二百年當思吾言按山水秘記云擇都者信聽僧言則稍有延存之望若鄭姓人出而是非之傳不五世簒奪之禍生纔二百年板蕩之乱至愼之秘記乃新羅義相大師之所著能知八百年後事若合符契豈非聖僧耶 五山小說

太祖命鄭道傳名景福新宮燕寢曰康寧殿東小寢曰延生殿西小寢曰慶成殿燕寢之南殿曰思政殿其南正殿曰勤政殿其門曰勤政門其東西二樓曰隆文隆武

午門曰正門南門曰光化北曰神武東曰建春西曰迎
秋 寶鑑

繕工監將構亭於世子邸 太祖聞之謂都承旨李稷曰
比年工役稍繁然皆不得已也世子雖無亭榭可也其
罷之 寶鑑

漢都八門正南曰崇禮正北曰肅清正東曰興仁正西曰
敦義東北曰惠化西北曰彰義東南曰光熙西南曰昭
德又有水口門 輿地勝覽

太祖甲戌先建景福宮次建昌德昌慶兩宮皆別宮也昌
德在北部光化坊昌慶在昌德之東昌慶則 成宗癸

卯改建光海丙辰又改建歷攷

成宗朝有僧搆箭串橋伐萬石越大川作橋々跨三百餘步　上命名濟盤橋又搆東大門外往尋坪大橋名曰永渡橋皆御筆所定也慵齋叢話

成宗時後苑生葱一幹九枝謂之瑞葱勵石培之燕山乙丑築臺于此又築萬春臺衍禧宮歷攷

昌慶宮在舊壽康宮之基成化癸卯　成廟爲貞禧王后仁粹王大妃安順王后三宮而建輿地勝覽

平壤浮碧樓本永明寺南軒興上人所刱高麗睿王西巡與羣臣宴飲酬唱平章李顥以玉堂應從命名浮碧樓

光亭　中宗戊子監司許硡所建南袞命名 平壤誌

南廟塑像東廟銅像 尹国馨甲辰漫錄

慕華館舊立兩柱紅木門謂之迎詔門金安老建議作一間門盖以青瓦題其額曰迎詔之門後三年　中宗己亥天使薛給事廷寵見之曰所迎有詔有勑有賞賜而名以迎詔似偏矣遂寫迎恩門三字使揭之 野乘

宣廟壬辰四月三十日車駕出城亂民先焚掌隷院刑曹盖以二局公私奴婢文籍所在也又入内帑庫搶掠金帛焚景福宫昌德宫昌慶宫無一遺者歷代寶玩及文武樓弘文館所藏書籍春秋館各朝實錄他庫所藏前

朝史草承政院日記皆灰燼又焚王子臨海君宅兵曹
判書洪汝淳家皆不待賊至而為我民所焚賊初入城
獨宮闕燒盡而公私廬舍猶完其將平秀家館於宗廟
夜間多怪倭卒之止其內者往往暴死人言此朝鮮宗
廟有神靈不可久處秀家懼移寓小公主宅而焚宗廟

三闕俱燼於兵火大駕癸巳還都後以貞陵洞陽川都正
家桂林君家為大內沈義謙家為東宮沈連源家為宗
廟又以附近大小人家為闕內各司乙未丙申間就路
之東西邊建門用木條作柵樣而圖之名曰時御所李

白沙爲兵判時始築長墻以成大闕模樣至丙午將修
景福宮前縣令李國弼上疏極言景福不吉宜先造昌
德宮朝廷從其議八道民結出木半疋水邊官則作米
船運以爲燔瓦償役等費三公戶工判主之戊申國喪
山陵己酉詔使接待除出米布用之宗廟則戊申秋奉
安神主大闕則己酉冬畢役而拘於年忌未卽移御甲辰漫錄
宣廟戊戌天將陳遊擊寅在漢都調病乃於所寓崇禮門
外山麓創起廟堂一坐中設神像以奉關王諸將楊經
理以下各出銀兩助其費我國亦以銀兩助之廟成
上亦觀之備局諸僚隨詣廟庭再拜其像塑土爲之面

赤如重棗鳳目髯過腹左右塑二人持大劒侍立謂之関平周倉自是諸將每出入祭拜皆曰為東國求神助郤賊五月十三日大祭廟中云是関王生日若有風雷之異則神至矣是日天氣清明午後黑雲四起大風自西北來雷雨並作有頃而止衆人皆喜曰王神下臨矣又於嶺南安東星州建廟安東則斲石為像星州土塑而星州甚著灵異云未幾倭酋平秀吉死倭賊悉皆撤去此亦理之難測者也 西厓集

萬曆三十年天子以四千金付撫臣萬世德擇地於興仁門外立関王庙命大臣董之自庚子始役越二年春訖

工其塑像畫繪之容殿廡宇門鍾鼓凡百餘間悉依中
國制度請額於朝奉聖旨名以勅建顯靈昭德王關公
之廟許筍製其碑不果立 朝野記聞
小公主宮爲義安君新宮而倭酋久居而出今爲天使館
將接遇之所 韶漫錄
光海丙辰建仁慶之德兩宮仁慶在仁王山下元宗私邸
術者言王氣故創是宮以壓之 仁廟朝毀之慶德宮
在敦義門內重建昌慶宮 國朝典謨
壬辰兵火之餘國法解弛禁山松木日就濯濯又自頃年
以來至食松葉數十里內殆無稚松四山盡赭所見慘

恢術士李懿信乃謂漢陽氣衰所致倡爲移都交河之說光海令廷臣集議人情疑慤公上劄駁之事遂寢
峯類說五行狀

第宅

造家地大君公主三十負王子君翁主二十五負一二品十五負三四品十負五六品八負七品以下及有蔭子孫四負庶人二負用三等田尺家舍大君六十間王子君公主五十間翁主及宗親文武官二品以上四十間三品以下三十間庶人十間毋得用熟石花拱草栱大典

王宮法殿南向聽治朝享之正位政府樞府六曹諸省皆列光華門之外在東者西其向西在者東其向向非徒公府然也士大夫私居之室其廳事則皆或東或西而不敢南向雖居家之時不敢僭分而面南及 中廟朝

以後紀綱漸解人心日奢犯分踰禮之事無有紀極則家舍所向之南北不暇問也可見世道之漸降而人心之不古若矣（松窩雜說）

金安老秉權日搆別墅於漢上嘗特盛言其奢論安老之罪者必以此亭爲案其後鄭政丞惟吉搆第於其側其制作之侈階砌之美百倍於金亭而人不爲議豈下流而衆惡皆歸歟抑奢儉隨世道汙隆而人之所不能違歟必有下之者（語溪記聞）

孟文貞公思誠家甚狹少兵曹判書以稟事進去適值驟雨處處漏下衣冠盡濕判書還家而歎曰相公之家如

是我何以外廊為甚遂撤方構之廊 名臣錄
麗朝五百年之久其萬目雖有不舉而遵守祖憲不敢僭
今以家舍一事言之雖至末葉衰替將亡之時以林堅
味之權罷辛旽之奸賊雖極奢華而不至於宏傑壯麗
者尚忌國法也我朝立法尤嚴上自公卿下至庶人家
舍間閣皆有定制如或僭濫則漢城府有時巡檢撤毀
過制之數余之表叔元上舍之家在仁王山下內贍之
洞其為間數以今揆之未為過多而嘉靖丙申年間其
數外之間屢見撤去國法之猶存故也自中葉以來國
不能禁人不顧忌雲簷霞閣跨巷越陌公卿之家擬諸

宮閫士庶之室有同公廨祀分踰制無有紀極至有壬辰倭賊之亂都城大小廬舍蕩爲灰燼破瓦殘礎滿目慘然物盛而衰固其變也 松窩說

光廟時金政丞國光搆第於長興洞以第舍宏侈被劾不復入政府其第後爲沈一松宅觀其制作甚低窄今日權貴之家不知幾倍加也而人不以爲侈可以觀世變矣 涪溪記聞

永安尉儀賓後賜第在安國坊素稱甲第洪公嘗謂余先君曰甲第之能傳子孫者吾未嘗見故吾奉先祀而不造祀宇其視屋第無異蓬旅義昌君搆第於西學洞而

擇材甚良築基甚堅曰使後世子孫無更修之勞其後
洪公子孫尚居其第義昌之第屢易其主兩公以 宣
廟儀賓王子名德相侔而氣像之不同如此 公私見聞
余外曾祖延陽李忠翼公賜第在鑄字洞此本光海朝首
相朴承宗家也蓋亦壬辰亂前所建故內外廳事樓軒
丹青至今宛然金東岡宇顒所撰曺南冥行錄曰所居
書室皆施丹雘竹泉問話曰沈領相連源營造妾家至
施丹雘今則雖貴主第宅祠宇外未有施丹青處南冥
沈相生於今世則必不爲此 壽谷集
一貴公子大起新第於駱峰下自其始役有鬼異及其落

成其異尤倍公子使健奴十數夜夜持奉隨所作怪處
或驅逐之或詬辱之而其異一樣時公子家婢病狂夜
輒隨鬼而行一日婢傳鬼語曰必擇良材好構之好構
之連爲三貴家而後爲諸貴人聚宿之所聞者不能解
以爲胡亂言今　上庚申公子以名入賊供之故賜藥
死家歸勳臣撤移改構時亦有鬼異至巳巳勳臣家遞
禍又爲時宰移構而鬼異又作時宰死於甲戌獄自
朝家毁其家移構慶德宮之都摠府爲諸宰輪直之所
至是人始悟狂婢之言先吿也　東平尉感異篇

服飾

膚觀蠃蟲錄曰高麗人好白衣道詵曰東方屬木宜尚青而尚白是金克木不可也居正曰陽中有陰陰中有陽東方屬青而尚白是陽中之陰也以此推之西方屬金尚白而西域人面皆青北方屬水尚黑而人面皆紫南方屬火尚赤而人面皆烏皆陰陽之義也 筆苑雜記

太宗欲本國女服盡從華制許稠啓曰臣昔赴京過闕里入見孔子家廟見女服畫像與本國無異但首飾異耳中國之制安可盡從乎 東閣記

高麗六品以上帶金四品以上帶犀二品以上帶玉國朝

四品以上帶銀二品以上帶金一品帶犀而已然中朝使臣至帶犀者亦帶金王子誠寧君朝天天子賜犀帶由是王子帶犀　世祖曰均是王子孫宗室之帶犀雖使臣至勿改帶後清城西陵相繼赴朝而天子皆賜犀帶然帶犀朝官見使臣猶改金中國豈不知我國宰相之帶犀而有二韓之賜乎臣意無用改也　青坡劇談

余少時笠樣高低坪廣衣袖甚窄見有高笠袖濶則人稱古體而笑之至有國令勸行古體而不從衣亦士庶尚白　明宗朝南冥上疏有青裳服素之國之象之語故洪曇爲大司憲痛禁白衣士人以上表單衣皆用桃紅

行之五六年還止今　上初年丁卯許魏天使所着紗
帽直而高衣短袖濶舉國效之笠制亦因而臺高坪狹
至十年間紗帽頂上微蹲平衣袖之濶稍減臺亦暫低
此則國無所令而自爾如是亂生之後中原將士徧滿
國中朝議宜倣唐制啓請士族以上着笠下賤去笠着
小帽而亂離之中非但儀容未節未暇修飭窮民亦以
備帽為難且狃舊習脫笠相視頗以為羞法司禁令亦
叩民猶不從或在家着笠出門便脫又或路上脫笠潛
挾腋旁入門還着甚矣習俗之難變也如是況障陽防
雨笠制甚便中原將官至有貿笠坪者而我國則欲去

之可笑 聞韶漫錄

宣祖壬申教曰我國大小男兒必貫穿其耳作環珥而懸之取譏於中國甚可羞愧自今後一切痛革胡習曉諭中外京中則限今月其或憚不卽從者憲府叫加懲罪

眉菴日記

宣廟辛丑欲改定朝官服色白沙議以為難後論者以為一遵華制變紅為青為宜臣以禮文時服(黑團領)常服(紅團領)之別難之則以為無論時常服皆着青色無妨此則雖非先務不無所見臣嘗忝承旨偶閱日記 成廟初年因朝臣建議以朝臣服色隨意製造雜亂無章令禮官

議大臣定制常用鴉青草綠木紅以便易造此外不得
用玉色緇色灰色淡黃色蓋先朝服色初無定制至
成廟朝乃定而猶雜用三色不知何時一切用淺淡紅
色以此可想雖在全盛之日其参酌物力使可易行之
意而今於難後梓宥冠帶尊卑同衣綠綃又改紅色紛
紛改更耗財費力莫甚於斯 白沙集

中朝衣冠之制幞頭軟脚名曰鴈翅紅花青花襞積一如
道袍而整齊端叫儒巾之名或曰民字巾或竹結而裹以
緇布或紙糊而着桼其躰端平不甚夹斜舉人及武學
生俱服儒巾黑團領中外學生俱服襴衫蓋玉色而緣

以青綃束士之所謂青衿者與此大異中國男童不編
其髮十五以下則剪而垂之十五以上則總於頂後待
二十然後乃冠女人既嫁者束髮于頂而加以鬅髻背
子之袖甚濶而無長衣其長裙不施趨短其衣冠靚莊
而猶有儉約之俗如此臣路見向化韃子之婦又見進
貢迴還之輩我國童男及婦人歛髮之容不幸近之

重峯疏

我國衣服冠冕制多襲唐舊聞中朝儒士呂英命言
中原有舊古冠古服者如甬國冠服皆唐制古朴可觀
云 芝峯說

我國紗帽制度不與中朝相侔自國初左右無角後垂黑纓所見埋沒故公故出入外士大夫恒服冲正冠　宣廟朝丙寅吏曹叅判朴忠元以副使赴京見中國凉紗帽制度費価買來自此紗帽之制與中國同　清江說

國俗自前有官者皆服紅團領華人以為君臣同色非之壬辰倉卒士大夫皆着帖裡己亥年間始倣中朝服黑團領至辛丑柳根為禮判建議依平時改服紅色至今相承蓋人情樂於從舊也中朝詔使至則帶犀者亦帶金降等故也　芝峰說

平時凡衙門公禮及新除授官肅拜叅謁皆着公服而壬

辰後曰癈不眠惟新及第應榜眠之 芝峯說
東方之人雖曰好着白衣然國有禁制 先王朝猶有白
衣禁亂士人無識者出入亦穿紅衣直領余幼時及見
之蓋自嘉靖己丑以後累經國恤仍着素衣遂成風俗
今則紅直領絶無而擧國皆衣素華人笑之 芝峯類說
我國民庶舊皆戴平凉子其制織竹爲之而素其體惟驛
卒黑而戴之郡邑或有所謂笠店者皆是平凉子匠群
居之所也世之逐利者多貿此而販賣焉俗稱兩班爲
黑笠者以民庶所着平凉子之色素故也壬辰之亂有
言倭賊遇兩班則必殺無貸一時大小人皆戴平凉子

唐將怗而問對者曰君父播越臣子不忍服美以庶人禮自處也唐將聞而善之此雖權辭實有意義故以為信然而善之也西北人多戴毛氈笠蓋近胡俗也自戊午渡遼之役興國中或有戴毛氈笠者轉相視效遍及四方丁卯胡虜之作士大夫亦或戴之武人則雖大庭無不盡然毛氈笠或謂之戰笠此乃戰爭之兆也歟今則笠匠之人皆失其業余昨奉潛冶先生轎車自瑞山到清州凡九易擔夫一擔每歲六十夫而盡戴戰笠或有一二人戴平涼子者乃是有衰者也 治谷三官記

我國婦人以玄錦或紫錦金幅二尺二寸中屈之為兩重

以厚紙貼其裡以戴之從額覆頂垂于後以加肩背謂
之遮額音從釋諺自光海中年以來章用玄錦爲表以紫爲
裡而空其中貼戴頭上如着幞頭然謂之足頭裡音從字音
一時好尚遂變國俗遮額之制絕無矣三官記
我國士庶所着笠子臺上高低隨時變易清江瑣語曰冠
帶衣服之制因時好尚遷就變易而潛與世道相符
中廟末年士庶常着笠樣臺上極重厚高大坪児極狹
時人謂之東瓜臺上切餠坪児猶有古人樸實底意思
明廟丁卯戊申年間金公舜臯爲慶尚右兵使以前笠
制不安於着兩帽就舊制稍增損其低廣其體甚輕快

一時好之其體亞變時人亦謂之金舜阜體其後漸至
頂頭極低如覆食鉢蓋子邊坪極廣幾張小傘宛如僧
笠帶子亦好着廣多繪廣多繪亦僧家所着也未久復
兩宗禅科佛教大行此宗其兆也清江公發於　宣廟
中年未知笠制自何時復高其頂而至于　宣廟末年
頂極高邊極狭光海初年以後漸變其制遂至于邊極
廣頂極低則乃所謂覆子臺上安盤坪児近數年之間
笠制又變而其變有漸初不覺其為然又不知自何人
始變而癸未甲申年来臺上突然高大然未至于高大
之極坪児則姑仍其極廣而未損也此未知胡然而然

也

丙子兵後仍着帖裡至丁亥始冠帶辛卯祔禮時始朝服陳賀用之公服則世子入學時博士服之 朝野記聞

國法起復人徼恩赴京并吉服一應朝會勿參惟行出官參謁玉色服在家纏服 朝野記聞

我東帖裏之制最近於深衣故中古多為文士便服蓋為燕服之上服而朝服之中衣至于今日專為戎服而非武士及臨陣則不服此衣未知其故許龜城興善廢族也嘗言其曾祖許草堂曄還葬改棺時見之襲用帖裡而上衣太長下裳太短異於今人之所服云蓋其制亦

變於古矣以此推之一時知禮之士亦不嫌用於送終

可知矣 晦隱集

器用

小說曰眼鏡老年觀書小字成大聞頃年天將沈惟敬倭僧玄蘇皆老人用眼鏡能讀細書文字乃我國所未曾見也眼鏡乃海鮮之類以其甲製之云又按故闕文書以水晶承日照之則可辨云 芝峯說

宋元以前只有團扇尤以蒲葵扇為美今摺扇之制初出於倭俗呼倭扇以其簡易故天下尚之古之圓扇殆廢矣 芝峯說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津船

顯宗丁未領議政洪命夏曰往者國法至嚴雖別星無敢乘船作行者承召臺諫如有乘船之事則輒引避見遆矣臣於己丑年間遭妻喪以水路運柩而亦不敢請得曳船軍矣今則此法廢壞乘船泝江者絡屬不絶浩海之民不勝曳船之苦不可不禁矣　上曰曳船軍事朝家分付外一切禁斷且諸上司稱以順歸船濫雜執捉如以往水下者捉送于水上以往水上者且捉送于水下則自工曹一一摘發科罪可也　備局謄錄